

縣長：用好的計畫、好的故事跟中央要經費

營建署道路組來訪 組長張之明承諾亮點計畫預算不變 強調對校園週邊環境改善計畫將隨到隨審

記者翁維智／縣府報導
內政部營建署道路組組長張之明等一行昨抵金拜會陳福海縣長，並出席在縣府第一會議室召開的「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內政部）」提案輔導會議，此行，他除了承諾亮點計畫中央匡列的預算額度不變，也強調針對校園週邊環境改善計畫，營建署將採隨到隨審的方式辦理，從校園內到校外，若有道路及中正公園綠色廊帶為核心，配合改善道路品質及人本環境來完善週邊路網，並結合大太湖與國家公園週邊景點，打造東半島適合各族群親友及遊客之共融遊憩公園。

9項計畫爭取經費補助
建設「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彙整提報了烈嶼鄉自行車及行人整體路網改善計畫；其中張之明除了宣達吳欣修署長對金門公務處及各鄉鎮公所依循營建署「前瞻基礎設施」提升道路品質，藉由本次提案需求提出報告說明，並與會議中各單

及改善目標提出報告說明，並與會議中各單

畫現場勘查與輔導會議，就各計畫提案需求

提出報告說明，並與會議中各單

總之，一生一定要體驗一次的生態之旅，當然非藍眼淚專屬，但立基夢幻、精彩、偶然與稀少性，便讓藍眼淚有了諸多營銷的空間；平情而論，金門的野鳥生態也有類同的特質，或許也是我們可以深入探究、開發的觀光資源及旅遊遊程。

藍眼淚正夯 開發觀光特色資源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社

論



一束鮮花插在牛糞上—談循環經濟

◎陳秀竹

，請她去料理，另外一包則走向自家的大糞坑，丟入糞坑裡；走進院子忙著澆花。

一會兒，耳邊卻傳來媳婦大聲的嚷著：阿爸！怎麼是一堆牛糞啊！這時，老伯一聽，發現糟糕了，他誤把魚當牛糞，扔進大糞坑裡了！哎呀！一頓午餐的魚鮮沒了。

這個故事流傳著，說明那個年代，牛糞，是多麼有身價？要不，連農地間田埂的一堆牛糞，都要撿回家！

瓊林素以文風享譽金門，有機會嫁入瓊林蔡家，覺得要好好傳揚蔡家的精彩文化，據先生談起十六世祖守愚，流傳著一個他的故事，說守愚祖尚未考取進士時，常常肩上擔著水肥，從瓊林村莊一路要到現在瓊島北路「節孝坊」附近的農田，灌溉農田作物；大家走過那一段路，知道即使走路都有一段頗長的距離，但守愚祖卻不畏路長，還一邊挑著水肥，一邊讀書，真是讓人佩服！

金門早期流傳這樣一個故事：有一位老伯進城到菜市場採購，他買了一條新鮮的魚，請老闆包起來，他拎了回家，走在鄉間小路上，走著走著，穿過農田再越過另一條農田小路，他發現路上有一堆牛糞，於是打開手中那條魚，把包魚的紙，拆成兩份，一份把魚包起來，一份包住牛糞，然後往回家的路上繼續前進，回到家後，他把手上拎的兩包，其中一包交給媳婦

我想起我的母親，在那個生活極端困頓的歲月，她卻總能想方設法為生活添磚補瓦的，1949年十萬大軍忽然擠進小小的金門島嶼，我們破舊的古厝也住進了阿兵哥，因為都是大男人，總要有個如廁的地方，於是在小院子改建了一處廁所，母親看附近有農家，就把水肥每月包給了農家，15元的價碼，對資源的利用真是：物盡其用呀！現在看15元，可能不想多看，少得可憐吧！但在1960年代，那可是不無小補啊！

再把時光拉到現在，進行式，我的大嫂總守著婆婆積攢下來的幾畝薄田，以前為家計，除了耕種，還要養豬、牛、羊、雞、鴨，為了節省不買化學肥料，施肥就用自家大糞坑的水肥，結果才知道水肥竟然是最環保的養份，而且是有機的，是最不傷害環境、不傷害土地的。

最近幾年我和同學為土地和環境有了最佳的合作，我的同學養了數十頭牛，於是他的牛糞就留給我家的農田，給它最豐美的養份，我家每年收成的花生藤，

就是他牛兒最美味的草料，也是最健康的食物。

我和同學，他家的牛和我家的花生，形成了美好的循環，牛與花生共享了美好的生活，牛兒有了健康的食物，花生有了天然的肥料，長得特別的肥美與鮮甜，這也是一種有機的循環。

據說乾牛糞是一種很好的燃料，是一種可再生的能源，在印度被用來做為燃料，金門早期鄉間孩子，常常要幫忙撿牛糞；除了施肥也做為燃料，非洲的馬賽人更拿牛糞來蓋房子，在牛糞中混合泥土和樹枝築牆。

前些日子，我在金門縣環保局的志工表揚大會上，遇到環保局的員工，我們開心的交流，他談到「一束鮮花，插在牛糞上」說起他的老婆，不過他的下一句話是：「牛糞，現在可是最夯的循環經濟要角。」

所以，今天我們對於：「一束鮮花，插在牛糞上」，應有新解，原來鮮花之所以美，是因為牛糞的營養都滲注了花朵，花兒，因此，開得更鮮艷！

玩沙丟沙和雕沙

◎冬梅

天氣逐漸轉熱，就又到了適合親子出遊的時候了。在市政府的外圍，就規劃出一處提供給小孩玩樂沙堆嬉戲的小場所，這兩位小孩在大人的陪伴下，盡情地帶上自己的玩具挖土機，玩具沙灘球，玩具杯子，和玩具湯匙……等等玩起堆沙挖沙雕沙的遊戲，雖然再撒上一些水就可以好好雕起沙的造型模式，但顯然他們年紀來小，還不足以體會出雕沙的那種趣味和藝術的樂趣，不過，能有機會安安靜靜，自得其樂在一個空間內玩起沙堆，這似乎也是許多城市裡的孩子難得的機會了，對大人來說，這儼然也是一個分享童年與天倫之樂的玩沙季節啊。

不過，這也讓我想起童年在老家甘蔗園裡玩起的丟沙遊戲。那時的學校後面，是一大片無邊際似的甘蔗田，當甘蔗收成時，那裏的麻雀黑鳥飛到處飛飛落落，因為一有甘蔗收成時，會有人按照規定去砍除甘蔗，然後將他們成綑成綑的送到三輪貨車上，運走，這時就會驚起甘蔗田裡無數的昆蟲，這些也是黑壓壓的昆蟲就吸引來無數的麻雀和其他野鳥，一頓又一頓的昆蟲營養大餐就開始了，而且日以繼夜，連續好一陣子都是如此的流水席。如果等到一部分的一望無際甘蔗田透出土層了，那就輪到一些體型較大的如烏鵲或白頭翁和伯勞等鳥類進場了，牠們可以自由自在在甘蔗田中上上下下隨處就能獲得免費的美食，不須太多的付出努力，就能大吃特吃，填飽好幾天的肚子。

要讓這些貪吃的鳥類安定下來，這可要好幾天的時間，從甘蔗田開始收成後到完全收割完的一大段日子

，我記憶中至少要幾個月的時間，那時候，整個甘蔗田都露出了一塊塊的高啓土層，經拉出收割甘蔗後，土層就拉出了昆蟲和土塊，我們這些放學總是找理由晚回家，小孩子不是推起土塊去挖番薯，就是將土塊砸碎，拿這些以碎成沙的沙土多澆上水，就到處玩起初步雕沙的遊戲了，那可以是一張鼓起嘴的嚴厲老師的臉，也可以是同學那在甘蔗田邊放羊孩子阿順的臭臉，也當然可以是雕出一個不成樣的羊頭，或一坨細圓圓的羊屎，想如何雕就雕，反正在戲樣只要在跌入甘蔗田遠方的土層裡前，拍拍屁股的泥沙，撿回書包回到家就好。

那時的童年是快樂的，在夕陽下，在土堆和雕沙中，在到處是昆蟲與鳥聲裡，在番薯與甘蔗的甜味中，在你丟我也丟的土塊遊戲裡沒人會去告狀，在有時也會忘了撿回書包的時光中，在我喜歡騎著阿順家裡的羊在甘蔗田裡晃來晃去，卻一屁股痛也要騎羊的瘋狂裡，童年就是如此的鮮活，如夕陽一遍遍落下又出現，在記憶裡永不磨滅，還時常如那些被野鳥追逐，跳來跳去的昆蟲一樣，也經常跳出童年孩提的回憶土層，迎著風到處飛跳。

所謂的雕沙，也只是沙堆裡多澆一些水，讓沙呈現可雕塑性的狀態，以便隨意捏出或用甘蔗的殘枝在沙堆中雕畫出一些自認很可愛或有趣的構圖，但這是誰最早想出來的，也忘了，反正我們放學後除了經常偷偷去偷甘蔗來嘗嘗甜味之外，就是玩各種圖形造像的雕沙，或者將土塊在分成敵我兩方的情況下在甘蔗田

裡丟來丟去，誰被丟了滿頭包或全身泥印甚至哭了也不准去告狀。那片無止盡的甘蔗田就是我們童年的天下，那些取之不盡的泥沙沙土地，就是我們孩提最出氣最好玩的雕沙遊戲王國，我們在夕陽中在放學後將所有的光陰，都玩在那裡，都耗費在那裡，至今卻一點也不後悔。

但據說，公元前4000年，埃及人已經用沙來輔助建設金字塔了，但沙雕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卻起源於100多年前的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發展成為一門現代藝術。沙雕是一項融合雕塑、文化、繪畫、建築、體育、娛樂於一體的當代國際前沿邊緣藝術，具有獨特的震撼性、真實性、參與性、時限性等特點，現已成為一種全新的、極具吸引力的特色海灘旅遊景點形式，受到全世界遊客的喜愛。但以前我們小時候就稱為，雕沙。就跟雕塑，只是我們小孩子剪了甘蔗田到處遺留下來的甘蔗殘枝，就開始在泥塊或挖番薯後的沙或泥塊再澆了些水，在上面作畫或畫出一些立體的圖像或文字罷了。那是不是如今所謂沙雕的雛型和玩法，那自然不是童年的我們能想像的。

因此，在那童年的年代裡，玩沙丟沙和雕沙都是我們南部老家孩子的擅長與日常，因為有了那一大片麻雀飛不到的那麼廣袤的甘蔗田，有了那一塊塊的土塊和泥沙，再加上所有的童年故事與人物，那都交織成有點甘蔗田甜味或番薯甜味似的好歲月，玩沙丟沙和雕沙都僅僅是一種遊戲的方式，然則我們今日城市中的孩子對自己土地上的泥沙又親自撫摸過，玩樂過，甚至是弄髒一身的衣服卻感到無比的莫名興奮嗎？

是啊，那一天偶然路過市政府騰出一點空間的沙地，見到有小孩玩那樣幸福的興致，我也只能回憶起童年的同時，在一旁為了避免引起他人的誤會而迅速舉起相機，匆忙只留下一張不造成他人困擾照片的影像，卻已經很滿足了。

而那影像，又一次讓我聞到空氣中似乎也飄散著一絲絲甘蔗田與挖番薯的甜味，還有一絲絲的泥土味了。

健忘

◎余睿祥

「電話末三碼？」超商店員不帶任何語調吐出的詢問。這不怪他，誰知道他今天就重複這句幾百回。

「789」——雖然知道他不需要整串號碼，但還是在心中默念才有辦法回憶起並且放心答覆。恰好數字連號讓僅有的三個字聽起來都像順口溜。

不消片刻，出現在收銀台的是印有「博客來」的紙盒。「名字正確嗎？」我點頭。「證件。」摸索身上的口袋，慌張亮出在錢包夾層的學生證。「麻煩在這邊簽名。」即使知道領貨的流程，卻沒有一次能幹練地在指令之前就準備好下一步動作。通常，越是害怕耽誤排隊等待結帳的人潮，就越容易犯錯。所以我沒有多餘的動作，慌忙帶走屬於自己的包裹，就大步離開流動過於快速的門市。

對，是我本人沒錯。

回到熟稔的書桌前，此時此刻，才有興致好好檢視貼紙上頭的姓名與其他文字。要不是早上收到簡訊的領取通知，根本不曉得是哪個無眠的夜晚，又衝動消費，排解了片刻纏綿卻換來千百個無用小物。

幸好出門前剛好想起這件事，才拐進巷口的超商不然又要請它在超商借住幾宿。說來也好笑，通常的順序跟流程都被打亂了，變得像是在開驚喜包一樣。有時候連我自己都難以參透自己的行為準則。

快速打開好幾個抽屜又關上，還是找不到美工刀。於是拿起早上才用來拆開吐司包裝，隨手棄置在桌上的剪刀。劃開橫貼的長長膠帶，還差點忽略兩旁也有尚未撕起的殘膠。

費了一番功夫終於掀開紙——是我忘在她家床上的黑色高領毛衣。仔細端詳紙盒，才發現寄件人地址位於那座我去年冬天造訪一個月的島嶼。



▲秋收後的葡萄葉彩虹般璀璨。

◎李燕瓊
秋波粼粼，晴色未飲先醉
裊裊葡萄生姿，一翦露華秋氣濃
紅籠綠雲葉脈的小宇宙
掌心纖維汨汨流動著
天地大愛與濃情蜜汁的養分
孕育生命之甜的千年佳釀

瑪瑙翡翠葡萄飽實垂首，殷殷謙卑說著：
土地滋養我，我當反哺回饋
雨露日月精華，秘密著紫玉翠錦
都盛接在我水靈晶透的琉璃珍珠裡

惠賜人間盈瑩豐美的禮物

風月無邊行到了，彼岸盡頭
珠瑩凝漿圓舞著葡萄雨
今季，我燃燒了自己
用純醇靈魂押韻最後的瓊漿玉液
醞釀縱深的醉香世界
一賞，新·酷

註：酷，清酒；醞，濃厚。
(稿費轉贈金門家扶中心)

柴犬外公

◎張凱能

四年前，一隻全身毛絨、雙眼未睜的絨毛寶貝，來到我們家裡。牠憨呆的反應、乳臭未乾地嚎叫，歡騰了家裡的氛圍，這是對初始生命由衷的喜悅。世間之物實在過於繁雜，靜靜地望著牠，只有在這個片刻，心裡不是倉促茫然的，不是為了某件事情而奔勞耗竭的，享受著這純淨靈魂的光輝，照耀我們這些時日來身心的陰暗，治癒著我的家人。

年幼時，牠像隻玩具泰迪熊，毛色黝黑，面型扁平，舉步蹣跚，難以想像牠之後能成為一隻英姿挺拔、雄赳氣昂的柴犬，牠的杏眼是如此沉著穩重，情緒有些難捉摸，有時靜靜地趴卧在那的儀態，像極了外公不怒而威的樣貌。

牠質地順滑、蓬鬆茂盛的皮毛，觸感實在令人也想變成一隻狗仔，在牠身邊不受拘束地蹭摩，嗅著牠身上清香的氣息，令人由衷感嘆這天地造物的奇蹟。牠是如此的新生！卻又好似承載上古世代以來生命的秘密及一切的美好。

我跟外公的相處，總是靜靜地沒有太多交談，就是一起看著日本摔角、動物生態紀錄片，共同喜歡著原始生命的燦麗，感嘆生命的激情頑強，不需要太多言語，甚至一小時沒講上話，我們仍感覺自在舒適，或許在那不知何處、似有似無的地方，我們的靈魂正愉快地歡歌載舞著。

因為洗腎的關係，外公精神及情緒上時好時壞，有時熱情多笑容，有時板著臉，嚴肅而冷漠。這樣忽遠忽近的距離，呈現出特有的人格魅力。相同的互動距離在牠身上也是相同，有時親近得與你耳鬢廝磨，有時又疏遠的如荒野的郊狼，散發著野獸孤傲的氣息，一點的親近，都可能換來警報的低鳴。對我們而言，是如此熟悉且懷念，好似外公換了件衣裳，與我們一起在古厝中繼續的生活著。

憶起兒時，一次如往常的午後，記不起那時聊了些甚麼，只記得他坐在藤椅上，夕陽映著窗灑在外公身上，視線被光暈弄得模糊，唯一清楚的，只有外公的微笑，連同夕陽化作金黃的柔波，溫暖祥和的感覺至今仍如臨其境。那時心中默默許下誠摯又幼稚的願望，「希望心愛的人永遠不死、希望今天永遠繼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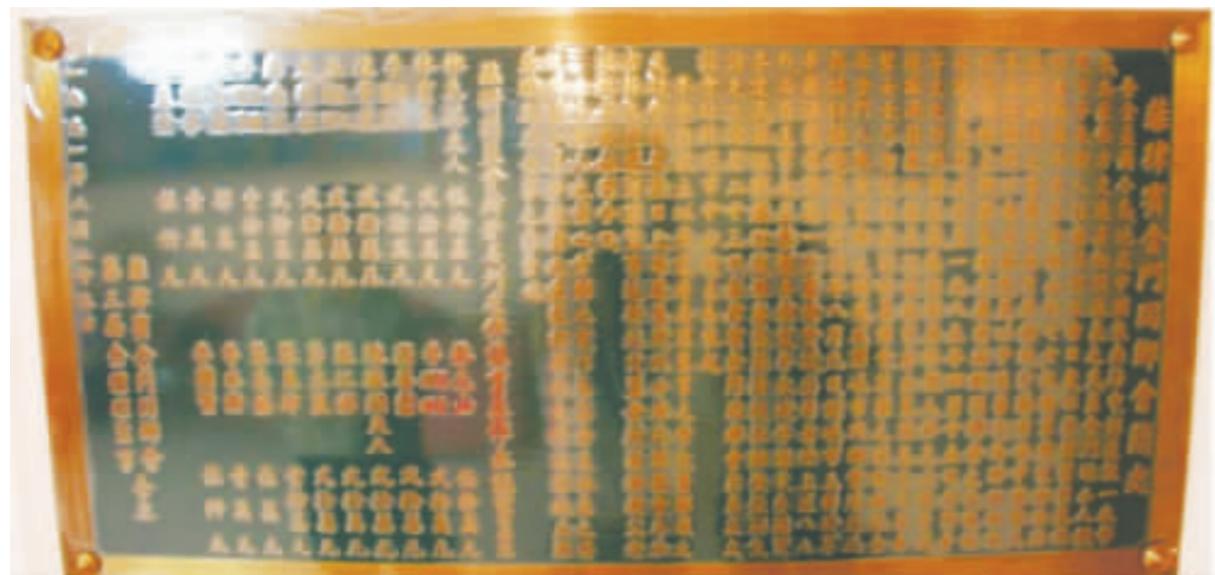
隨著年紀衰老，腎臟功能逐漸退化。最後的階段裡，外公開始住在安養機構，由舅舅悉心照料。在外地念書的兒孫們，會一同回去探視，由長輩帶著我們一個個跟外公請安，那時的氛圍，隱晦而壓抑。大家心中都傷感些甚麼，但眾人都擠著笑靨，佯裝專注於團聚的時刻，複雜的情感在我們之間流湧著。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心酸的感覺。

最後，在一個衆人齊聚的早晨。外公俊俏的臉龐被妝容彩得紅潤，他依舊挺拔帥氣，我本能的站得遠遠望著。隨著釘棺的重槌，陣陣的落下，家人的淚眼也重重地滴落。而我卻沒有哭出來，可能我在思索，有沒有比「哭」更貼切、更真誠的情感表現，有沒有比「難過」更貼近於我心裡深處的詞彙，我好想窮盡所有的能量來表達這個當下，所以腦袋頓時空轉了。至今，我仍認為，在那個早晨，我對外公缺乏一個好好的道別。

阿姨及舅舅們至今仍堅信他是外公的轉生。現在，外公過去常坐的藤椅，仍在那個夕陽照得到的位置，像家人們對他的思念，穩穩地在那個溫暖堅定地方，承著過去、接著現在，繼續為未來，綿延流長。而藤椅旁邊多了一個小軟墊，由牠代著外公繼續陪伴家人。望著牠，感覺是那樣熟悉又懷念，種種思念，在牠頸圈鈴鐺響起時，叮叮噹噹地在我們家裡迴盪悠揚，那些充滿愛的故事，在我們家裡續寫著。

【專題報導一】

認識菲律賓金門會館



上、菲律賓金門同鄉會會館內：1991年的碑記「菲律賓金門同鄉會簡史」。

(資料來源：金門國家管理報告：海外金門僑社調查實錄)
(圖片來源：網路地圖)

（資料來源：金門國家管理報告：海外金門僑社調查實錄）



（整理撰稿）僑訊小組

金門人移民菲律賓的歷史，到底要從哪裡找起？在楊樹清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七日的鄉訊焦點中有提到：據說從南明賢聚人、兵部尚書盧若騰七言古詩〈番薯謠〉裡的「番薯種自番邦來，功均粒位亦奇哉」可推得一些年代線索：原產於中美洲的番薯，極有可能因葡萄牙麥哲倫船隊作為船員糧食而於五〇年引進菲律賓，再由來自閩地的華人移民主於明萬曆年間「密載番薯蔓帶回故里」；依此推測，四百多年前，已有金門人踏上菲律賓的土地。

但年代久遠，文獻不足，近期可考的金門人移民呂宋時期，《顯影月刊》載「清咸同

年間，廈門禾山庵兜林後兩村薛姓，與殿前

兩姓發生械鬥，邀珠山薛氏族人助陣，獲知

兩族人多旅菲，有薛紹鑽者，怦然心動，託

了珠山薛氏族人踏向菲律賓的淘金夢，掙得

財富，又不斷導引鄉人、族人前往，薛姓之後，古寧頭李姓亦跟進；移民的型態由清末

民初的單丁單打獨鬥式，演變到一九三七年

日軍占據金門後攜家帶眷式奔赴。

但年代久遠，文獻不足，近期可考的金門人移民呂宋時期，《顯影月刊》載「清咸同

年間，廈門禾山庵兜林後兩村薛姓，與殿前

兩姓發生械鬥，邀珠山薛氏族人助陣，獲知

